

舞臺劇本組

優等



陳彥廷

師大地理系、北藝大劇創所畢。目前為高中教師、劇場工作者、文字工作者。曾獲文藝創作獎、臺南文學獎、《鏡文學》校園小說獎等，近期參與劇場作品包括《飲食男女》音樂劇、客家歌舞劇《天光》、流山兒祥《第十二夜》等。

## 成詩

---

人物：

母：四十至五十歲，說話時國臺語交雜。

師：二十五至三十歲，高中國文科女教師。

女：十七歲，高中生。

男：無臺詞，依演出需要同時扮演國小生／高中生／母的前夫／小說中的總裁。

場景：

一桌三椅，桌上堆滿紙、筆、書籍，桌下有個紙箱。

演出說明：

一、三位演員身上皆帶著智慧型手機，並依劇情需要配戴背包或提包。

二、臺詞中，母的「佛經」、女的「背誦課文」，以及師的「言情小說」和「授課」

等部分，可依演出需要以交疊、重複、迴旋、剪裁、或作為襯底背景聲響等方式處理，並依照演員在朗讀或呢喃時之節奏與音律性，創造三個角色時而和諧、時

而衝突的音響效果。

## 第一場

母：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師：若晴本來以為總裁一定會生氣，哪裡知道，平時嚴肅的總裁竟然沒有責備若晴，反而笑了出來。總裁說：「若晴，你讓四位貴賓在這裡乾等，是要叫他們做什麼？打麻將嗎？」

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母：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師：總裁趕緊往若晴一抱，這麼驚險的瞬間，若晴卻完全忘了剛才迎面撞來的大貨車，總裁強壯的手臂把若晴攬在懷裡，若晴緊緊貼著總裁結實的胸膛，呼吸著總裁的氣味、仰望著總裁的下巴。此刻，平時對自己如此冷淡的總裁、卻用身體替若晴抵擋致命的衝撞。若晴突然好害怕，如果失去了呢？如果是因為剛剛自己賭氣，從此以後都要失去了，怎麼辦？

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母：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師：若晴也不是沒有交過男朋友，可是以前她總覺得痛，所以對這檔事十分排斥，因此，當總裁的雙手伸進她的襯衫裡、熟練的脫掉她胸罩後面的扣環時，她連動都不敢動、簡直要窒息了！

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母：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師：總裁站在若晴的身後，輕輕吹著、吻著若晴的脖子，一手搓揉著她的乳頭、另一手在她雙腿間來回撫摸。她突然覺得潮溼，原來這就是潮溼的感覺。若晴覺得好羞恥，羞恥之中，卻又感受到從所未有的快樂。這就是蕩婦的快樂嗎？她覺得好滿足、好享受！

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母：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師：若晴轉過身來，本來還想講些氣話，正要衝出口時，卻見總裁已經單腳跪下來，

手上捧著一個黑色布絨小盒子，盒子裡，是那只她每天下班經過櫥窗前時，都會駐足觀看許久的 Tiffany 粉紅鑽石戒指！她心裡一陣激動，原來是這樣，原來，這三個月以來，總裁一直默默觀察著自己……。

女：一日不見，（頓）如三月兮。

師：（宣布）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女生非常思念那個男生，思念到連男生的衣領、身上戴的玉佩都思念，思念完，又怪男生沒消息、都不來探望一下，最後實在忍不住，跑到城門的樓臺上、來來回回的踱步，想說：啊！才一天沒見面，就像隔了三個月這麼久！這個「兮」是語助詞，大家注明一下。（頓）這篇比較簡單，你們可以自己看，我就往下了喔，翻到一百二十四頁，下一篇〈碩鼠〉出自《詩經·國風》。一樣，這篇也要背的，來，小老師下禮拜一早自習幫我排默寫，就默這四篇《詩經》選。我們先唸一次，順便把不認識的字的注音標上去：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女：（呢喃）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師：三歲貫汝，莫我肯顧——

女：（呢喃）三歲貫汝，莫我肯顧；三歲貫汝，莫我肯顧；三歲貫汝，莫我肯顧……。

母：吃飯了嗎？

女：（背書貌、呢喃）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母：媽媽今天給你留的炒飯有吃完嗎？好不好吃？

女：嗯。

母：今天在學校怎麼樣？

女：還好。

（沉默。）

母：今天晚課遇到張太太，就是你們班同學，那個張政什麼……的媽媽，那個……

張政什麼……？家裡很有錢那個。

女：不知道。

母：有啦，奇怪，想不起來，他也跟你一起讀幼稚園，眼睛大大的，很帥那個男生，你以前不是還有到他家玩？那個叫張政什麼去了……？

女：張政念。

母：對啦，張政念啦，還說不知道。

女：剛剛想起來。

（沉默。）

母：我就遇到張政念他媽媽，第一次來，海青都不會穿，還跟我借別針……。她家裡不知道有什麼問題？老公是不是外面有女人啊？

女：嗯。

母：還是張政念在外面做什麼？有變壞嗎？欸，張政念在你們班上怎麼樣？

女：不知道，我們不熟。

母：奇怪耶，小孩子正在念書，要人照顧，一般人家裡好好的，哪有時間來？

女：（不耐煩的呢喃）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

母：還是她娘家的事？我下次問問看好了。可是廟裡的姊妹都說不認識她……。

女：我要念書！

母：好啦，你念書，我去外面。（轉身欲走）

（貓叫聲響。）

母：什麼聲音？

女：什麼？

母：有貓在叫。

女：有嗎？

母：為什麼你房間會有貓叫的聲音？  
女：是外面的。

（貓叫聲響。）

母：在哪裡？

女：什麼？

（沉默，母瞪著女。）

女：不要！

（母狠狠將女拉開位子，幼貓叫聲變急促，母拉出桌子下方的紙箱、打開、嚇到。）

師：（抱貓）唉喔，好乖喔，Kitty，這麼乖、最乖了！Kitty，你看喔，總裁好不好？不然前面那本的個五阿哥怎麼樣？（貓叫聲響）很難選喔？還是你最好，媽媽只要有你就好了，這樣好不好？好不好……。

母：不是講過了？馬上拿出去！

女：拿去拿裡？

母：隨便，反正不能養在家裡。

女：牠很可憐。

（貓叫聲響。）

師：（拿起手機）來，拍照。（對著手機裝可愛自拍，想抱住貓、卻抓不著的樣子）

唉喔，不要這樣，乖一點，好，來，喔。（看手機）這張怎麼樣？好可愛！每

次跟你照都最多讚，我學生超喜歡你的。（點手機）

母：我們家這麼小，你又有過敏，不行！

女：我沒有過敏，上次是遇到感冒。

母：騙肖仔，抓出去。

師：（抱不住貓）不要……唉喔！你怎麼那麼不乖、一直動？給媽媽抱一下嘛！再

拍一張嘛！（點手機、拍照）

母：抓出去！

女：要抓你自己抓。

(沉默。)

女：(女蹲下，手伸進箱子裡輕撫)是你自己不抓的。

師：來看一下喔。(把貓放旁邊，專心使用手機)這張不錯，來美圖一下。好了，上傳。

(母全身顫抖的抱起箱子，盡可能讓箱子離自己遠遠的。)

女：媽……你要做什麼？

母：去把窗戶打開。

女：你要做什麼？

母：我自己去開。

師：奇怪，都過……十分鐘，怎麼才兩個讚？今天的照片也不錯啊。還是……已

經十二點半，太晚了？下次不要那麼晚PO，讚好少，明天起來就被洗掉了。

Kitty，我們明天……，Kitty？(找)Kitty？Kitty？Kitty？你跑到哪裡去了？

糟糕，窗戶沒關。(往下望)Kitty！Kitty！

女：不要……不要……不行……

母：牠還動、牠要抓我！牠要咬我！牠要咬我！（全身顫抖、淚流滿面，快速走到

窗邊，狀作用手肘開窗，雙手一放，箱子往下掉。）

（女驚訝，狀作衝下樓梯，一圈一圈跑著，陡然站住，盯著地面。）

母：（雙手顫抖合十，呢喃）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 第二場

師：總裁不發一語的把資料夾遞給唯雙，示意要她打開。當唯雙看到資料夾裡那張總裁與成陸紡織千金林倩羽小姐的喜帖時，心都要碎了。這就是總裁的報復，那一夜對總裁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可那是唯雙的第一次，她等了這麼多年，希望遇到一個可以信賴的男人……。（把書丟掉，拿起另一本翻開）曉芳從小和媽媽相依為命，早死的爸爸除了一屁股賭債之外什麼都沒有留下。本來曉芳盤算著，終於捱到大學畢業了，能找份好工作賺錢、讓辛苦的媽媽喘口氣，沒想到媽媽卻因為長期睡眠不足，在一次昏倒送醫之後，被檢查出罹患肝癌第三期！才剛出社會的曉芳，除了爸爸那深不見底的賭債、和自己將近六十萬學貸之外，

還必須背負媽媽龐大的醫療費用……。（把書丟掉，又拿另一本）人稱「北城三少」的駱家三兄弟，各自在他們父親一手創立的「鴻富集團」旗下擔任商城、影視、和金融部門的總裁。大哥駱以文剛畢業就和青梅竹馬、同時也是何氏客運的千金結婚，目前有兩子一女，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二哥駱以峰是個標準的情場浪子，除了身為總經理的優勢外，駱家優良基因所產出的俊朗外貌，更讓他超越旗下影視公司眾多的男星模特兒、儼然成為全民情人，更不時與同公司的女藝人傳出曖昧緋聞。至於老三駱以璿，則相較之下比兩位哥哥低調許多。外界僅約略知道他前年剛從瑞士蘇黎士商管學院畢業，接手金融集團之後，把好幾位集團內的肥貓揪出來，讓基層員工都暗暗為他鼓掌叫好。但這位二十四歲的總裁到底長什麼樣子、感情狀況如何、有什麼嗜好，無孔不入的媒體界，卻都一概不知，但想，他兩位哥哥的外貌都這麼挺拔、他又是從第一流的學校畢業，才接棒兩年就獲得認可，想必一定是一位英俊出眾的人才……。（緩緩放下書）駱以璿……駱以璿……。（埋頭進小說中）這天一早，奶媽一如往常的在駱以璿門外大聲喊著：「以璿少爺！起來了啦！以璿少爺！都九點了還睡？董事都在下面等你開會了！」睡眼惺忪、滿頭散髮的以璿不情願答道：「喔，好啦！」這才慢慢蠕動下床，走到門邊，打開門。一開門可不得了，奶媽身邊怎麼多了一個年輕女孩？以璿一下子嚇得醒過來，他全身上下只穿一條破爛鬆

脫的內褲，那頭的年輕女孩也看傻了，眼前這位濃眉大眼、皮膚黝黑、身材精實，卻邋邋無比的男子，竟就是那位神祕的駱家第三少……。

女：老師，你找我？

師：（驚，把小說藏到桌下）怎麼樣？喔，你媽媽有打電話給我，說你還是不願意跟她講話。

女：嗯。

師：我等一下和你一起回教室，我也要去看班上午休，我們大概還有……十五分鐘。來，你先坐，我們坐下來談。吃飽了嗎？

女：吃飽了。

師：好。這件事情是這樣喔，我自己也是很愛貓咪的人。

女：我知道。老師，你的 Kitty 找到了嗎？

師：還沒耶。

女：兩個禮拜了。

師：對啊，我也很擔心。

女：嗯。

（沉默。）

師：我自己也很愛貓咪，所以我聽到的時候，也覺得很難過。  
女：嗯。

（沉默。）

師：你媽媽道歉了嗎？

女：沒有。

師：還沒有啊？……那你……可是她在電話裡面跟我說，她有留紙條給你了。

女：她是叫我記得帶外套出門。

師：那也算……，大人有時候就是比較愛面子。

女：嗯。

師：所以你……你希望怎麼辦？

（女聳肩搖頭。）

師：你和你媽這樣賭氣下去……。

女：也不會怎樣。

（沉默。）

女：老師，你有男朋友嗎？

師：怎麼問這個？

女：你都沒有講過，你臉書上都是你和貓咪。

師：所以呢？

女：英文老師不是你高中同學？她都生小孩了。

師：……？

女：我上次聽到班上有男生說……說你……。

師：我怎麼樣？

女：老師，你有交過男朋友嗎？

師：你今天怎麼一直問這個？他們說什麼？

女：說你是老處女。

（沉默。）

女：我覺得很無聊。

（沉默。）

女：我不相信他們啦，你那麼漂亮，條件這麼好，怎麼可能？

（沉默。）

女：老師，（頓）那會很痛嗎？（頓）我聽說會很痛，是真的嗎？

師：發生什麼事了？

女：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痛。

師：你在講什麼？

（沉默。午休鐘聲響。）

（廣播聲：教官室報告、教官室報告，已經是午休時間，請還在教室外面的同學馬上回到教室內安靜午休，各班的廚餘桶請馬上送到回收場，副班長點名完成之後務必把點名條交到教官室來。）

女：我媽不是第一次這樣。

師：怎麼樣？

女：我國小的時候也養過小貓。我根本沒有過敏，都她在說。那時候她跟我爸剛離婚，她很忙，沒什麼在照顧我，我養了一個多月也沒怎麼樣。後來她發現，馬上叫別人來抓走。我哭，我媽還打我。

師：多久以前的事？

女：我讀國小以前。國中也有有一次，那次我從頭到尾都沒把貓帶回家，我和三個女生把小貓養在廁所的洗拖把槽，我們自願掃廁所，午餐錢都拿去買貓罐頭。（頓）我也不知道我媽怎麼會發現？本來連老師都不知道。然後她跑去學校鬧，那三個女生變得很討厭我，還叫其他人一起排擠我。我國中都沒朋友，他們上禮拜開同學會，我也是看到臉書照片才知道，沒人找我去。（頓）都是因為我媽！

（沉默。母打電話、師電話響。）

師：我接一下電話。（站起）

母：（對電話）我覺得我都在討好她，跟她講話我都要……奇怪耶，她以前明明很聽話，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也不好過啊，我信菩薩的人……。（頓）老師，你知不知道我多不安？我早上晚上都念經，我蟑螂都不打，可是那個貓，我覺得

得……。

師：（對電話）好啦，媽媽，我會幫你跟她談一談，好不好？我知道你一個人帶小孩很不容易，這個年紀的孩子就是這樣，自尊心比較高……。

母：（對電話）要我跟她道歉嗎？我養她養這麼大，我多辛苦你知不知道？她爸以前喝酒醉就打我，我自己被打沒關係，可是我怕她也被打，我就抱她，躲在牆壁角落，她爸拿椅子打我的背，我痛得要命，都不敢叫，就等他打完，他打到睡著就打完了啦！（頓）老師，你看我這樣，我的腰歪一邊，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是被她爸爸打出來的，我去看醫生，醫生說，你每天背多重的東西？怎麼這麼能忍痛，忍到現在才來看。（頓）我都不敢去開刀，我沒有錢也沒時間，我每天都累得要命，早上五點起來去送報紙，送完報紙去顧我妹妹的衣服店，晚上又到卡拉OK端盤子，都弄到半夜才能回家。我女兒是不是恨我沒有陪她？她是不是恨我？可是我也不願意這樣，老師，我為她吃那麼多苦，可是，路邊撿一隻小貓而已……。我真的不懂，老師，怎麼會這樣？

師：（對電話、搶）媽媽、媽媽、媽……，你、你不要這樣想啦，我跟你說喔，我現在必須要去上課了，你先不要想那麼多，我今天找她講，講過之後，我再回電話給你，好不好？先這樣，喔，好，掰掰。（掛電話，深吸口氣。對觀眾說）什麼？沒有啦，就家長啊，唉，當導師就是這樣。對了，陳老師，教務主任說

要排下學期的出題順序，我們等等討論一下，好不好？先去上課，掰掰。（對女）怎麼啦？不想回去午休嗎？你不是有留晚自習？中午不睡不行喔。

（女搖頭。）

師：好吧。那我先回班上看一下。你想在這邊念書？

（女點點頭。）

師：我桌上的課本都可以拿，我馬上回來。

（師下。女拿起桌上課本閱讀。）

女：（喃喃）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吹彼棘心。吹彼棘心……。

（母握著電話。女看母一眼。）

女：（喃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劬勞。劬勞。劬勞。劬——勞——。

母：你爸死了。（頓）他們打來，說你爸死了，叫我們回去。（頓）我……我……

打電話給你們老師，我來跟她……跟她說一下，說你要請假，我還要……還要  
打電話去店裡，說我明天不能去顧……我們來去……看你爸。（頓）我來……

我來打電話……你們老師電話幾號？我來打……你告訴我……○九多少？○  
九一二對不對？我上次打給她，你的小貓那次，我記得我打○九一二……後面  
多少？你告訴我，我來打，我要打電話……。

女：媽……。

母：○九一二多少？……我等到了啦！他先死！我等一下跟你阿姨說，你阿姨不知  
道會多高興！你爸當初是看到你阿姨，你阿姨不要他，說他沒錢、沒水準，不  
好，可是，我要……我要！（頓）你爸每天都來，都在我們家外面等，等你阿姨。  
你阿姨不理他，他等一整天、等兩三天，我看他好可憐，去陪他講話，我跟他講，  
你阿姨就是這樣啦，有耐心一點，明天再來。（頓）你爸來三個月，有一天，  
他哭出來，說他阿爸死了，他要回去，以後不能再來……我聽到，覺得好怕，

然後我說，你阿姨不要，那有我啊……我跟你阿姨也長很像，對不對？（頓、臺語）你阿姨這麼嬌嬌，她眼睛長在頭上，你不要等了啦！等不到她啦！我跟你一起回去，你要去哪裡，我跟你！（頓）啊彌陀佛喔！啊彌陀佛喔！觀世音菩薩喔！觀世音……救苦救難……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到我出嫁的時候，你阿姨還在生氣，是她自己不要的，她氣什麼？她自己不要的。

（師上。）

師：你憑什麼亂翻我的東西？（頓）笑什麼笑？這是學生該做的事嗎？（走到桌上，搶走小說、卻拿空）我看什麼書，干你什麼事？

女：真的啦，我有看到，《總裁的替身情人》，T-ELLEN也有賣，十八禁，放在最下面那一格。（頓）我騙你幹嘛？好，不然我拍照line給你看，（頓）賭就賭啊！賭什麼？（頓）好！你贏我就幫你約林筱玫。廢話，我跟她超好的，不過，她那麼多男生追，你機會不大。（頓）你輸喔……我想知道……如果你輸的話……（笑）我暫時想不到，先欠著。（頓，左右張望）母氏劬勞。劬勞。劬勞。劬勞——勞——。

（女偷偷從口袋中拿出手機，翻出桌下的言情小說，拍照。）

女：（念）爛醉的以璿少爺埋進她雙腿之間、緩緩的褪下她的裙子與內褲、既粗暴卻又溫柔；同樣半醉半醒的芷寧感覺到以璿少爺柔軟潮溼的雙唇與舌尖，正逼進自己身體最後一道防線……。

師：你還念！還念！還給我！（搶到書）

母：你阿姨這麼多人追，最差的一個分給我，她也不要。你爸打我，我帶你回去，你阿姨還說，那個男人，她早就看出來了，當初跟我說，我都不聽。（頓）她是憑什麼啊！你阿姨憑什麼講那個話？……我……我自己選的……我要的人……她憑什麼講？打我、殺我、也是我的人！我嫁給他、跟他生孩子，你阿姨憑什麼講？啊？師：我不敢打電話給你家長？我不……（頓）你以為你是誰？你敢這樣跟我說話？（頓）你再講！再講！你們給我閉嘴！我要記你大過，你是小偷、偷我的書，偷竊是大過、偷竊和作弊都不能消過，你完蛋了！我馬上就，我馬上聯絡你的家長，我要告訴你媽，她生一個小偷兒子，你下賤！無恥！（頓、超大聲）你還講！還講！你這個垃圾！你怎麼不去死啊？你去死！

女：（秀手機）怎麼樣？我贏了吧！（遞）看看啊，看清楚一點。（頓）張政念你什麼意思？什麼叫假的。我是這種人嗎？不然你自己去看，就在這堆書下面，書封面有她的姓名貼。

母：你阿姨以為我不知道、我離婚以後，她叫我去幫她顧店，那是她心裡面虧

欠……，她欠我……我知道，我知道你爸和她，他們兩個人，我懷孕的時候，他們約在咖啡廳。有人告訴我，好多人告訴我……。

師：所以你想怎麼樣？怎麼樣才不會告訴別人？你是在威脅我嗎？不可能，你已經遲到十次，按規定就是要記小過。

女：不然你……我不知道……不然你親我一下？

母：都隨便啦！你爸要怎麼樣，跟你阿姨怎麼樣，隨便他們啦！你爸要喝酒、要打我，隨便他啦！

師：不能告訴別人，不然我們兩個都完蛋了！

女：所以……約在你家？確定你家沒人喔？

母：我本來……我本來要帶你去跳河啦！那時候，我把你綁在後面，信都寫好，一封給你爸、一封給你阿姨、一封給你阿公阿嬤，我說，我成全他們啦！雖然我知道喔，我放手，你阿姨也不會要你爸了，她那個人就是這樣，什麼東西都全部要，自己不喜歡別人也不准拿走啦！（頓）我走到河邊，遇到一位師父，師父跪在那裡跟每一個人磕頭，前面放一個碗，我在那裡看他，沒人理他啊，可是他還是磕頭，變成綠燈，好多人過橋，他就磕頭、磕頭、磕頭……。我找口袋，找到五十塊，就想說把錢留給他。（頓，哽咽）結果，師父不要我的錢，他抬起頭來，一直看我，看半天，師父對我說。可以了，有這個小孩子就可以了，

這個小孩子，是菩薩、是來報恩的，我以後不用怕了啦。（頓）我的錢，還有你，你來報恩的……。（喃喃）南無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經文反覆念到本場結束）

師：（拿起書翻閱、唸）以璿忍不住握住芷寧的雙手，對她說：「你一直以來過的都是這種生活？我真的不應該這麼隨意的跟你……芷寧，對不起！我愛你！我唯一心愛的、最愛的就是你！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芷寧，跟我在一起，好不好？」說完，以璿緊緊抱住芷寧，芷寧心中一空，腋下夾著的紙袋掉落到地上，啪啦一聲，裡面的咖啡打翻，紙袋慢慢的被咖啡潤溼、軟化，就像芷寧的心一樣。大喇喇的以璿原來也有這麼貼心的一面，芷寧歪過頭，放心的把身體倚靠在以璿的身上。兩人明明已經有過肌膚之親，到了這一刻，芷寧卻彷彿重新認識這個英俊而天真的大男孩，她真的希望這個擁抱能永永遠遠……。

女：老師……。

師：又下雪了，聖誕夜裡，東京細細冷冷、夾著水滴的雪打在擁抱著兩人頭上、肩上，芷寧心中卻暖烘烘的，在她最不堪的痛苦被揭發之後，再也沒有什麼好隱藏的了；而身邊這個男孩，能夠如此的憐惜、接納自己，芷寧真心覺得，此時此刻，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女：老……老師……。

師：（放下書）嗯？

女：老師……我……我覺得很痛……。（痛哭）我覺得很痛……我叫他停，他都不聽，我一直叫，可是都沒有用，他家那麼大，沒有人聽見我……我好痛、好痛、好痛、真的好痛……。

### 第三場

（女在下舞臺坐著，一言不發。）

師：（對電話）環保局嗎？環保局嗎？喔、對，我要投訴，我家旁邊，自強路二段這裡的普照寺，他們法會實在太大聲了，麻煩你們去取締一下。平常早課晚課那個我就不計較，今天他們真的太過分，吵一整個早上，外面都是機車，紅線還停滿滿的，我們這些住戶要出入……，好，我知道停車不是你們管的，我等一下打電話給警察局，我講的是噪音，還有他們燒香的味道，真的很臭，我都中毒了，都是重金屬。你們哪時候能來？（頓）下午四點？什麼叫假期人力不足？這幾天法會這麼多，你們本來就應該加派人手不是嗎？我繳稅養你們這些人，現在被吵得受不了，你叫我還要等六個小時？下午四點法會都結束了，你

們來取締什麼？來幫他們收桌椅嗎？（頓）我不管！你們馬上給我派人來，不然我就投訴你們、投訴你！你叫什麼名字？什麼職位？不要跟我講這些，轉給你們主管！叫你們主管跟我講！馬上幫我轉！馬上轉！（拿著電話等轉接）

母：（對電話）對啦！有啦！有啦！我們念經，會迴向給你啦！觀世音菩薩都知道。（頓）三桌喔？我們沒有人在三桌的，雙數比較好，四桌也……不太吉利，不然……六桌好不好？多布施就多有福報，你的家人都會有，看你要給你爸爸媽媽，還是小孩子……喔，你小孩子要考試的話，不然到八桌，數字吉利……不用那麼多喔？沒關係沒關係。（頓）我們一般是隨喜，看緣分，有人一桌兩三千，比較有能力一兩萬的也有。會迴向給你啦，還是你的家人。好，我拿紙筆，等一下喔。（拿起紙筆抄寫）陳先生，是，好，六桌，好。那我們有網站，陳先生你上去網站看，帳號在那上面，華南銀行的，我們收到匯款就會幫你準備。（頓）沒有啦，我們一位師姐以前在電腦公司上班，這個她比較懂。好，感恩，阿彌陀佛。（掛電話，面向女）

（女站起，將貓擁在懷裡，戒備。母歎口氣，坐下。）

母：你們老師今天有打電話來。

（沉默。）

母：她很關心你，問你狀況怎麼樣。下午社工也有去店裡，你在睡覺的時候。

（沉默。女坐下、玩貓。）

母：你晚上要吃什么？媽媽來煮。

（沉默。）

母：還是媽媽去幫你買肯德基？我們可以買分享餐，你要吃蛋塔嗎？我去買，買六個，你吃不完，明天媽媽當早餐。（頓）媽媽也可以去幫你買……貓罐頭，看你要什麼牌子。

師：好久不見，你最近好嗎？

母：她這幾天都待在店裡，她又跑去撿一隻貓回來，我在櫃檯顧，她和貓在裡面，她也有帶手機去玩。

師：你放心，他已經辦休學，必要的話可以請女教官陪你上學放學。

母：我以前是都會去晚課啦，那個，傍晚六點到七點的時候，我把店面關一下，去

唸個經。啊最近我跟他們說，小孩準備考試，晚上煮好一點，那些姊妹也有當媽媽的，可以體諒啦。

師：假卡上面簽的都是病假。我們就想一套說法，割盲腸休息一個禮拜差不多，我調查過，班上沒有人割過盲腸，這樣回答應該沒問題。

母：她那天跟我說她想回來上課，我聽到是很高興啦，不過我又怕說，如果我不在她旁邊……。（頓）我如果每一節下課都打電話給她，會不會太過分？可是我真的很擔心，老師，如果是你的小孩，要怎樣做比較好……？沒有啦，老師的小孩不會遇到這種事情，我亂講的，老師，你不要介意喔。

師：至於貓的話，學校規定不能帶寵物來上學，如果讓你帶，其他人就一定會問。我跟你媽媽談過了，她保證這次不會那樣……。你體諒她一下，她就是怕貓，像有些人會怕狗一樣。你媽媽念佛的人，上次她自己也嚇一跳。

母：那個社工問我要不要告他，還是想和解。社工說，現在那個什麼，兩小無猜條款，就是，發生的時候，我女兒如果……：如果不是完全沒有意願……。（頓）啊我哪知道？我想說，不然問我女兒意見，可是她就是，跟我講話都是刺，我真的不知道哪裡惹到她……。

女：多少錢？

母：……？

女：他們說要給我們多少錢？

母：我們沒談到這個……。

女：那你要多少？這樣接下來每月法會你的桌數都夠了吧？學校呢？你有打電話去要嗎？你要學校捐幾桌？（頓）我這筆想要迴向給誰？爸剛死，不然迴向給他好了，他做那麼多壞事。

母：你看，我怎麼講都不對，我也沒有想要怎麼樣。（頓）還是，老師，你也幫我問好不好？她好像很喜歡你，會聽你的話。你幫我問她、跟她說，媽媽……媽媽沒有讀什麼書，也不太會講話，不過……。你叫她要吃飯，晚上早一點睡，不要一直玩手機，玩到半夜都不睡覺。

（line 叮咚聲。師看拿起手機、皺眉，暗怒。）

師：這張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女不回應。）

師：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女：你騙人。

師：……？

女：你那些照片都是假裝的！

師：你說什麼啊？

女：我在收容所有看到 Kitty，

師：什麼？你怎麼不告訴我？

女：我一看到就知道那是 Kitty！我本來想 Fine 你，可是收容所的人說，Kitty 沒有晶片，而且已經營養不良好幾個月了！你之前說什麼要 Kitty 趕快回家，你說給誰看的？連晶片都沒有植，收容所都沒去問，你就開始在臉書上說要找新的小貓領養？母：也是緣分啦，我女兒在這個時間點，遇到你這麼好的老師，啊你們也剛好都那個，愛貓人士，聊得來。老師，耽誤你這麼多時間，我要回去了啦，真的麻煩你，請你多照顧我女兒。她喔，心地很好、很善良，她禮拜六都去照顧那個什麼，流浪貓狗，回來喔，臭得要命捏，唉，她就是，講話有時候，比較衝動，容易得罪人，老師請你就，多體諒一下。

女：你以為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張政念那麼帥、家裡又有錢，老師不是想要一個總裁？老師你該不會還很羨慕我吧？

師：所以你是為了要傷害我？為了一隻貓？你傷害到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媽多

自責，你知不知道啊？

母：老師，麻煩你了喔，我會幫你念經，會迴向給你，幫你跟菩薩說，你會嫁得很好、嫁有錢人，結婚第一個就生到男生，還是你要生兩個男生？喔，現在男生女生都一樣好啦，我這個女兒，也是很好……。那我先回去顧店，我妹妹這幾天從大陸回來，她如果來店裡看到我不在……。她是說得很好聽，說什麼只相信自己姊姊什麼啦，不過喔，我知道，她就是嫌我偷懶，老師，我妹妹都這樣嫌我捏，……。喔，沒有啦，這個我們家的事，不用跟你講。（頓）謝謝你啦、謝謝老師、謝謝、謝謝。（對師鞠躬、轉身）

女：可是都沒有用……他從頭到尾只喜歡林筱玫一個人，我這麼努力、什麼都聽他的，還是沒有用。

（男揹著包包上。）

母：（迎接）來了喔！很悶喔，我去開冷氣。（轉身、開冷氣貌）平常沒客人的話，我都盡量不開啦，對。喔，長那麼高了捏，阿姨幾年沒看到你？現在帥哥了喔！講話都有，對，捲舌這樣，很標準，不像阿姨臺灣國語齣。（頓）後面有電視，去看去看。（頓、坐下，說臺語）你有什麼打算？（頓）欸啦，我欸怪你，攏

是命，你賣按尼講。（頓）這間店面是你的，嚟你就收回去自己做，我再外面，看找什麼頭路。（頓）你麥哭啦，啊就遇到，有什麼辦法？

（男收拾起桌上的東西、坐下、點起菸，背對觀眾抽菸。）

母：（臺語）我們姊妹一起做也是可以，我這邊有一些客戶，批發商也熟識很久。你要振作一點，弟弟還小，正需要你陪。你在這裡沒有朋友，看要不要跟我去廟裡看看，你不缺錢的話，在那裡最好，我看，不然這次法會，你先捐兩桌，到時候我帶你去跟他們認識。（頓）他……他走的時候，有留一些東西要給你，我……我去拿。

（母繞走到男面前，拿起包包，翻出包包中的外套，激動一陣。）

師：（拿起一本書、翻開）羽寒從窗戶往下看，白雲在腳下，一團一團的，像浪花一樣。她想起上小學之前，跟著爺爺住在海邊的日子。那時，爺爺每天清晨三四點就要出海捕魚，等到早上九點多她起床時，看到身邊沒人，就會邊哭邊跑到海邊，站在碼頭上，等著爺爺回來。遠遠的，爺爺的船從天邊一個小點慢慢靠近自己，羽寒在碼

頭上拚命揮手，船上的爺爺看到小小的她，既心疼又開心，剛靠岸，船都還沒停好，就跳上碼頭，把才剛抓起、在船上清洗煮熟的蝦子、魷魚或螃蟹肉塞到羽寒嘴裡。這兩年，羽寒跟著總裁走過那麼多國家，吃遍西班牙、北海道、加州和挪威沿岸的高級海鮮料理，卻再也不曾遇見過記憶裡那最新鮮、最溫暖、最教她安心的味道。羽寒好想回去看看、好想好想，可是，那個自己記憶裡最珍貴的海岸，已經被龐大且高污染的石化工廠給取代，石化廠方圓五十公里內的海域完全沒有大型生物，就連遠在百里之外的沿海地區，蚵架上長出的牡蠣，都是嚇人的銅綠色。而坐在同一架飛機前端頭等艙的楊總裁，正是一手催生石化廠的關鍵人物……。

女：老師。

師：嗯？

女：聽說你暑假要去日本？

師：嗯。

女：去哪裡？

師：京都。

女：好好喔！我都還沒有坐過飛機。

師：嗯。

女：老師多拍一點照片，我們在臺灣都會看。

師：好。

女：我沒有說出來。

（師抬頭，冷冷看著女。）

女：昨天林筱玫跑來問我，說最近怎麼都不理她？老師也對她怪怪的。（頓）她那個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真的很討人厭。她還跟我道歉，說，如果不小心得罪我，真的很對不起。可是我沒有接受，我跟她說，來不及了。（頓）我在班上有交到其他朋友，老師，你在那些人的心中還是很不錯，我們常常會聊到你，都是好聽的話。（頓）我還是會幫你按讚，我不能不按，我不想被看出來。

師：（低頭）夕陽落到城市外面，眼看颱風就要來了，天空像著火一樣燎原一片，把羽寒蒼白的臉照映得紅通通的。楊總裁背對著羽寒，在火一般的空氣中點一根菸，默默的抽著。羽寒一如以往的等待，眼前的城市全是楊總裁的，下一秒，楊總裁靈光一閃，或許那棟三十六樓高的住宅大樓，就要開闢成集購物與娛樂為一體的頂級商城；這區破敗凌亂的危樓，就成為全亞洲頂尖藝術家聚集的展覽場館。或者，楊總裁會拿起電話，對什麼人交代一聲，他們兩人飛去東京、飛去上海、飛去首爾，就為了那間豪華的米其林三星級餐廳、那場限定參加的

派對或珠寶大展。

（男站起，抽走師的小說，下。）

師：（目送男）可是這次，總裁沒有再對她透漏什麼雄心大計或意外驚喜，只讓那根菸默默燒近手指，捻熄，然後轉頭對羽寒說：「今天沒什麼事，你早點走吧！我該回家了，我老婆和女兒都在等我。」

女：（打開書、呢喃）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母：（拿著外套往女走去）店裡冷氣這麼強，你穿一下，你那個表弟喔，嬌生慣養，冷氣開十八、二十度，電費不知道要好幾萬才夠。

（女接過外套、心不在焉的穿上，仍呢喃著。母坐下，沉默一會兒才說話。）

母：你阿姨說，姨丈在外面都生到第三個了捏！

（女仍呢喃、不耐煩貌。）

母：我今天……我今天有聽到張政念他們家的事。

（女突停止呢喃。）

母：他們家也不好啦，公司都空殼子，欠很多錢，他媽媽說有卵巢癌，整個子宮拿掉也沒用，最多剩兩三年可以活。

（沉默。）

母：都惡緣惡果啦。大家都一樣，逃不過老天爺，公平！（頓）比起來喔，我們這樣還比較好……至少喔，都平安健康啦！（呢喃）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女：媽、媽！（抽出一張紙、遞給母）

（母仍念經。）

女：我胸部有硬塊，去給學校保健室的阿姨看，阿姨說，要通知你帶我去檢查。

#### 第四場

（貓在籠子裡。）

母：老師，謝謝你幫我們養這隻貓，我女兒說只相信你，還好你願意收，不然喔，現在這個樣子……。

師：沒關係，身體養好比較重要。一下子發生太多事情，媽媽，你們要堅強一點，她如果想要看貓，隨時打給我，媽媽也可以一起來。

母：我……我載她去，在外面等就好。（頓）我屬老鼠的啦！

師：喔。（頓）那個，我有跟學校討論過，依她目前的成績來看，大部分的科目要通過不是問題；剩一個月就放暑假，休學已經不能退學費了，所以，我們是建議這學期先念完，不過還是尊重醫療狀況和家長的決定。

母：老師，我們廟裡的師父說，人要積福報、不能殺生、要吃素，不然業報會輪迴、會愈滾愈大。（頓）我在想喔，會有這麼多事情，是不是因為……我。我本來也想過要吃素啊，不過看電視說，青少年不建議吃素，說營養不均衡，欸，會

長不高捏！啊我先生和我都那麼矮，如果她再吃素下去，那不是就……。

師：媽媽不要講這種話，這個不是你的錯啦！

女：老師，等你從日本回來，我和我媽一定會去看貓，我不擔心，你一定會照顧得很好。（頓）我會叫我媽幫我辦休學，我已經受不了班上那群女生了，她們真的花癡兼低能，我還要先降低一半的智商才能跟他們溝通，每天早上，想到要和他們上課整天就累。好險生這個病，至少不用再見到他們，呼，鬆一口氣。

母：她好像都無所謂的樣子……我知道啦，她心裡一定很辛苦，可是她很懂事，怕增加我的負擔，都不說出來。

師：是啦，這個年紀的女生，實在很難得。

女：我最近應該會去探望一下張政念她媽媽，順便告訴他我生病，看他們怎麼說。我和張政念從幼稚園認識到現在，他媽媽一直瞧不起我，我幼稚園的時候去他們家玩，他媽媽竟然叫做家事的阿姨先帶我去洗澡！兩次去他們家都被脫衣服，硬要比的話，張政念還比他媽有禮貌一點。（頓）現在啊，我們又不願意收錢、又還沒決定要不要告，他們對我超客氣的。他們公司被查封、房子被拍賣、他爸跑路、他媽住院、他睡病床旁邊的躺椅，還是雙人病房，他們跟一個阿公一起住，那個阿公整天聽收音機，吵死了。他們說，只要張政念沒事，我想要怎麼樣都可以，叫他娶我都沒問題！（笑）娶我耶！拜託！噁心死了，誰要啊？（頓）

看他們那個嘴臉，我對張政念也沒興趣了。老師，你有沒有要跟張政念講什麼？要慰問他一下嗎？還是要幫你約他？我可以轉達。

師：媽媽你的功勞啦！把她教得這麼好。

母：對啦，她真的很好。（頓）我一生遇到的人，每個都來向我討債，就只有我女兒，

來跟我報恩……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很怕！老師……。（顫抖）

師：媽媽……你……你先坐……不要這樣……。

（母坐下。）

女：我媽都告訴我了，她說我有一個哥哥，她十四、五歲的時候不小心懷孕生的。

她那時候不知道，上課到一半，肚子痛跑去廁所，（笑）結果，竟然嘔一個嬰兒出來！

母：（搶）我就……我看到一個小孩子，在那裡，慢慢的在那裡動……。 （頓）我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啊，我才國中，根本不知道。他就，他哭出來了！他哭出來、聲音好大，哇！哇！哇！他這樣哭，整個廁所都是他哭的聲音。我……我就趕快把他的嘴吧搗起來，我用力搗住，說，你不要哭、不要哭！不准你哭！再哭人家會聽到……。我那麼用力、那麼用力，用力到，他……他就不哭了，

也都、都沒有動，動都不動。（頓）然後我……我開始沖馬桶、沖一次、沖兩次、沖三次，他那麼大一個，旁邊都是血，我一邊沖、一邊拿內褲擦，血擦完，還是沖不掉……。（頓）我聽到外面有聲音，喔，下課了，有人來廁所啦！我在裡面等，等上課鐘響，外面的人都走光，我就趕快出去，把手和臉都洗乾淨，回去班上……我遲到，老師叫我罰站，我剛生完小孩，站一整節，站到都要昏倒。（頓）到下課的時候，我再去那個廁所看……。（長頓）廁所裡面乾乾淨淨的，有兩隻貓在那裡叫，貓一看到我，跳到窗戶外面，跑掉了……。

（沉默。）

母：我這一生，全部都是罪孽啦！啊我的女兒，她來報恩，她受苦受難、一件一件擔走我的罪孽，她是我的菩薩，我每天佈施、唸經，做越多，苦難全部都擔到菩薩身上，我很怕有一天，我的業障化解完，我女兒就跟著阿彌陀佛回去……。（頓）好了啦！可以了啦！以後喔，我自己做的罪孽，我自己來受啦！我女兒，她那麼乖、那麼善良，就讓她好好長大，好不好？我……我沒關係啦！被人家笑也沒關係啦！下地獄也沒關係啦、變孤魂野鬼也沒關係啦！她以後不留在我的身邊，我都沒關係啦！

（母痛哭、師驚愕、女漠然。沉默。）

師：（指著書）我有去跟各科老師要舊的複習講義，裡面有些用過的痕跡，你先將就用，以後如果復學，考的應該還是差不多的東西。（頓）可以的話，學業也不要荒廢，要進大學，這些東西還是得念。

母：對啦，之後看怎麼樣，她可能去住宿的私立女校。那邊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照顧，也管比較嚴，適合她啦！（頓）其他的喔，我……我再想辦法。

女：老師，我們應該不會再見面了，我離開以後，班上大概也沒有人記得我。（頓）我做到了，老師，我不像你、更不像我媽。我已經做到了！我看清楚這個世界的樣子，你們每一個人的樣子，我都看得很清楚了。（頓）從此以後，我什麼都不怕；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我辦不到的事情了。（孤傲的轉身、下）

（沉默。）

（傳來蟬叫陣陣鳥鳴、貓叫聲、草木抽長聲、溪流聲、孩童遊戲嬉鬧聲；另以投影營造出以下意象：鄉村地區夏日時節庭院深翠，幾隻貓兒在庭院內、在牆頭上慵懶臥臥、翻身打滾；庭院外，溪水潺潺流動，溪岸草木抽長、蘆葦成片。）

師：（拿起書、翻開）星期天早上，宛怡領著她與總裁的三個孩子收拾著老家。宛怡的媽媽即將出院，她和哥哥嫂嫂便計畫新裝潢家裡，讓老人家能住得更舒適。三個孩子與宛怡兄嫂的兩個女兒打成一片，在木地板上嬉笑跑跳，弄得整間房子軋軋作響，哥哥嫂嫂這時正進城採買，宛怡則在後院除草，時不時還得扯著嗓子大喊：「好了啦！房子都要被你們拆了！」

忽然，樓上轟隆好幾聲，孩子的聲音瞬間沒了。宛怡心中擔心，急急的奔上樓去——那是宛怡以前的房間，她拉開門一看，差點沒昏倒，原來，五個孩子把宛怡少女時期的東西全從櫥櫃裡倒出來，一樣一樣檢視，正翻得起勁。

哥哥的女兒看見宛怡進來，劈頭便說：「姑姑，你寫字好漂亮喔！不過你怎麼亂撕課本？」宛怡聽了滿頭霧水，正要問時，外頭一陣風吹來，作業簿裡飛出幾張紙片，「啊！掉出來了！」姪女彎下腰，亂亂的撿拾著紙片，宛怡接過看到，心中一陣溫暖——

那是總裁當年的傑作！總裁把自己的課文剪下來，偷偷塞到宛怡的作業簿裡，而自己竟到此刻才偶然發現！

當時，總裁可是為這「損毀課本」的大罪，被老師連打好幾下手心呢！那堂課後，她私底下問總裁為何如此，總裁卻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旁邊的同學看到了，還勸宛怡說：「算了啦，他那麼怪，關心他幹嘛？」

十多年前，與宛怡同班的總裁，還只是個外貌瘦小、成績極差、與爺爺相依為命的害羞男孩。這個男孩總是不寫作業、上課又都在睡覺，身上有時還會散出怪味道，不要說同學了，連老師都不喜歡他。有一天，宛怡幫媽媽搬一些汰換掉的舊椅子到垃圾場丟棄時，竟然看到這個男孩身旁跟著兩三隻貓，正在惡臭的垃圾堆中東翻西找，撿著寶特瓶和紙箱！宛怡急忙轉過身，丟下媽媽、跑回家去了。

媽媽找她找半天，回到家時臭罵她一頓。宛怡實在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解釋當下的狀況，只能嗯嗯啊啊應付，媽媽聽了更生氣，罰她去抄心經。這是媽媽治理宛怡兄妹倆的絕招，沒想到，抄著抄著，宛怡和哥哥練出一手絕佳的書法，每年過年，都還有親戚鄰居特別包紅包來，請他們倆寫春聯！

那個晚上，宛怡反覆想著在垃圾場看見的景像，心中湧出無限的憐憫，隔天早上，宛怡主動走到男孩的身邊，把趴睡的男孩搖醒，塞給男孩自己的作業簿，叫他趁早自習之前趕快抄。後來，她與男孩逐漸熟識，才知道男孩家裡的窘況，

並親眼看見男孩的善良——

即使生活如此困乏，男孩仍在每天到市場去撿攤販不要的雞頭、內臟回家煮熟，只為了讓垃圾場裡的流浪貓都有東西吃。

他們畢業後各自發展，聽說男孩的爺爺過世了，他跟人去阿拉伯國家工作；宛怡則北上念大學、當起上班族。兩人都沒想到，宛怡不慎走失的貓咪，竟會讓他們在多年後重逢，並牽起共度一生的姻緣線。

宛怡反覆默念紙條內容，不禁眼眶微溼，她的小女兒抬頭瞧見，輕拉她的衣角，問道：「媽媽在哭嗎？媽媽怎麼了？」

宛怡搖搖頭，回答說，「房間灰塵那麼多，我過敏又發作了。大家一起去廚房吃冰淇淋，好不好？」孩子們歡呼成片，傾刻間全跑光，剩下宛怡站在原地，盯著紙條，安靜而幸福的笑著。

泛黃的紙片上印著的，是一句流傳千古的動人情詩——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背景聲響漸大。）

——劇終——

### \* 評審評語

本劇作將焦點放在不同文類語言的聲響交疊，同時也刺激與開放在表演上的想像與可能性。在實驗的同時，隨著閱讀過程的醞釀，讀者隨後又能感受到這些通俗文本的內容（如言情小說），逐漸在情節與角色層面發揮指涉效果，造成眾聲喧嘩的多重感受，其寫作技巧值得肯定。

——耿一偉

### \* 得獎感言

感謝指導我劇本創作的恩師陳世杰老師、給予我劇本重要意見的吳洛纓老師、以及超棒的三位演員：巫明如、黃勤芳和尹宣方，《成詩》是從這三位演員的表演發展出來的，沒有他們，就沒有這個劇本。